

# 失德的悲劇

(陸小曼三角愛)

駱志伊

## 甘冒不韙結成伴侶

徐志摩與陸小曼的風流韻事，撰述的人頗多，我如今要綴寫些軼事，以為文壇談話的資料。當徐志摩與原配張幼儀離離，而與陸小曼結合，志摩的朋友多致書勸阻。其師梁啟超亦以洋洋千言長書致志摩，力勸其懸崖勒馬，免為世人訾議。梁啟超說：

「其一萬不容以他人之痛苦，易自己之快樂。弟之此舉其於弟將來之快樂能得與否，殆茫如捕風，然先已予多數人以無量之痛苦。」

其二戀愛神聖為今之少年所樂道。……況多情多感之人，其幻象起落鶻突，而得滿足得寧貼也極難。所夢想之神聖境界恐終不可得，徒以煩惱終其身已耳！

嗚呼！志摩！天下豈有圓滿之宇宙？……當知吾儕以不求圓滿為生活態度，斯以領略生活之妙味矣。……若沉迷於不可必得之夢境，挫折數次，生意盡矣。鬱悒侘傺以死，死為無名。死猶可也，最可畏者，不死不生而墮落至不復能自拔。嗚呼志摩！可無懼耶？」（民國十二年一月二日信。）

徐志摩答覆其師梁啟超的信說：

「我之甘冒世之不韙，竭全力以闖者，非特求免凶慘之苦痛，實求良心之安頓，求人格之確

立，求靈魂之教度耳！

人誰不求庸德？人誰不安現成？人誰不畏艱險？然且有突圍而出者，夫豈得已而然哉？

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；得之，我幸；不得，我命，如此而已。」

## 名師證婚深惡痛絕

民國十五年春，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之日，任證婚人者即為梁啟超。輿論譁然，啟超一笑置之。

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於故都北海漪瀾堂，志摩與小曼均為梁啟超的受業門人，因此便聯袂往邀梁啟超老師證婚。啟超不加推辭，但却對志摩、小曼說：

「我當場要訓話的——要不客氣的訓話的。」

「志摩與小曼以為證婚人訓話是婚禮儀節上不可無，何況能獲得受業老師的訓誨，更屬榮幸，當然表示歡迎。」

於是到了婚禮舉行之時，新郎新娘交換飾物之後，司儀喊「證婚人訓詞」時，梁啟超便於高朋滿座，鼓樂喧天聲中，登臺致詞。他當真履行他的「不客氣訓話」，劈頭就說道：

「志摩、小曼，均是我的得意門人，學術能力，胥高出常人萬萬，誠是國家的柱石，社會的中堅，他倆的結合，可稱璧合珠聯，異常美滿的

了。可是……」

啟超說話到此略為頓一頓，望一望徐志摩與陸小曼，接着暢談志摩與小曼兩人往昔的羅曼史，滔滔不絕。

「……雖婚姻奮鬥各有自由，畢竟離合錯綜，顯足增益人生無窮的創痛。我以先生和證婚人的雙重資格來訓勉你倆，却要『同偕到老』，不必用應付前此『離婚者』的辦法，再顯身手。否則便對不起你倆自己，對不起參加盛典的各位來賓，尤對不起證婚的我——梁啟超。」

全場為之默然，徐志摩、陸小曼也為之變色。因此，梁啟超的「證婚人訓詞」變成大煞風景。丁文江編的「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」一卷三十五，民國十五年丙寅，先生五十四歲」中有如下的記載：

十月四日先生與令嫻女士等一書，告為徐志摩證婚事，讀此書可見先生對現代婚姻制度的態度：「我昨天做了一件極不願意做之事，去替徐志摩證婚。他的新婦是王受慶（慶）夫人，與志摩戀愛上，才和受慶離婚，實在是不道德之極。我屢次告誡志摩而無效，胡適之、張彭春苦苦為他說情，到底以姑息志摩之故，卒徇其請。我在禮堂演說一篇訓詞，大大教訓一番，新人及滿堂賓客無不失色，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聞之婚禮矣。今把訓詞稿子寄給你們一看。青年為感情衝動，

劇悲的徵失

不能節制，任意決破禮防的羅網，真是可痛，真是可憐。徐志摩這個人其實聰明，我愛他，不過此次看着他陷於滅頂，還想救他出來，我也有一番苦心，老朋友們對於他這番舉動無不深惡痛絕，我想他若從此見擯於社會，固然自作自受，無可怨恨，但覺得這個人太可惜了，或者竟弄到自殺。我又看着他找得這樣一個人做伴侶，怕他將來痛苦更無限，所以對於那個人當頭一棒，盼望他能有覺悟（原註：但恐甚難），免得將來把志摩弄死，但恐不過是我極癡的婆心便了。聞張歆海近來也很墮落，日日只想做官，此外還有許多招物議之處，我也不願多講了。品性上不曾經過嚴格的訓練，真是可怕，我因昨日的感觸，專寫這一封信給思成、徽音、思忠們看看。」（民國十五年十月四日給孩子們書。）

看了梁啟超此一封信，可知其對現代婚姻的看法，並且可知啟超是絕對不贊成徐志摩與陸小曼的戀愛和結婚的，尤不齒小曼之為人。

### 送張機票要他一命

要知徐志摩之死，應當先一探舊聞。茲錄民國二十年（西元一九三二）十一月二十一日上海「新聞報」記事於左：

「中國航空公司京平線之濟南號飛機，於十九日在濟南黨家莊附近遇霧失事，機身全毀，機師王貫一、梁璧堂及搭客徐志摩，同時遇難。華東社記者，昨往公司方面及徐宅訪問，茲將所得彙誌如後：

失事情形：濟南號飛機於十九日上午八時，

由京裝載郵件四十餘磅，由飛機師王貫一，副機師梁璧堂駕駛出發，乘客僅北大教授徐志摩一人擬去北平，該機於上午十時十分飛抵徐州，十時二十分由徐州繼續北飛。是時天氣甚佳，不料該飛機飛抵濟南五十里黨家莊附近，忽遇漫天大霧，進退俱屬不能，致觸山頂傾覆，機身着火，機油四溢，遂致不能遏止。飛行師王貫一、梁璧堂及乘客徐志摩遂同時遇難。

辦理善後事：後為津浦路警發覺，當即報告該地站長，遂由站長通知公司濟南辦事處，再由辦事處電告公司，公司於昨晨接電後，即派美籍飛行師安利生乘飛機赴京，並轉津浦車往出事地點，調查真相，以便辦理善後。公司方面，並通知徐宅；徐宅方面，一方即囑公司代為辦理善後，一方面亦已由徐氏親屬張公權君派中國銀行人員趕往料理一切。公司損失，濟南號為訂運式，於十八年蓉滬航空公司管理處時向美國購入，馬力三百五十四，速率每小時九十哩，今歲始換裝新摩托，甫於二月前完竣飛駛，不意偶遇重霧，竟致失事，機件全毀，不能復事修理，損失除郵件等外，計共五萬餘元……徐氏上星期乘京平線飛機來滬，……才五六日，以致務紛繁，即匆匆擬返，不意竟罹斯禍……徐之乘坐飛機，係公司中保君健邀往乘坐，票亦公司所贈，……票由公司贈送，蓋保君方為財務組主任，欲藉詩人之名以作宣傳，徐氏留滬者僅五日。」

梁實秋先生在「談徐志摩」裏說：

「……沈從文一向受知於徐志摩。從北平長報副刊投稿起，後來在上海新月雜誌長期撰稿，

以至最後被介紹到青島大學教國文，都是志摩幫助推轂，所以志摩死耗給他的打擊是相當沉重的。沈從文一聲不響的立刻就到濟南去了。他在濟南盤桓了好幾天，直等到志摩屍體運走安葬一切辦完之後才回青島的。他有信給今甫報告詳情。志摩是由滬搭飛機回北平，到泰山南一帶，遇霧，誤觸開山山頭，機身破裂，滾落於山脚之下，當即起火，志摩頭部撞一巨洞，手足燒焦，為狀至慘。何仙槎先生料理後事，最為出力。」

### 新歡棄婦靈前哭倒

陳定山先生在「春申舊聞」裏說：

「志摩大殮在萬國殯儀館，弔喪的人真不少，尤其學校裏的青年，排着隊來瞻仰中國的拜倫。他是大詩人，大情人，而他心中所含蓄着，沒有發洩出來的正有不少的怨、愛的詩句，和巧克力一樣，濃得化不開。我對他的遺容，想着他前夜的光景，不覺眼淚滑滑地流下來。在靈邊却哭倒了兩個人，一個陸小曼，一個張幼儀。而弔者也無形中分成兩班，彼左此右，無形中有一界鴻溝。我不忍看了，便向他遺體默默地安慰了一番。」

陳先生在「春申舊聞」裏又說：

「……他（徐志摩）不高興的告訴我，說：『這次是小曼連打十幾個電報將他催回來的。但是到了上海，就吵了一場架。』我說：『你們為什麼不離婚？』他苦笑說：『瑞午不是好人，我要保護她。』……他這僅就了三天，就要走。臨走的那一晚，到我家裏談了一夜。我們也有個煙

榻燒着玩兒。他要十雲替他燒一口，十雲說：「你不是不吸的嗎？」他又苦笑笑，說：「我要嘗嘗它，到底是什麼滋味？」這天，他說了許多話。志摩的一生，我沒有看見他發過愁，也不見他發過怒，以上的話，都是他親口對我說的。天亮了，他方去，他就是這天坐飛機回北平去。」從上面這些話，足徵徐志摩在生前對陸小曼已經有芥蒂了。

## 雨僧輓詩文情並茂

徐志摩機毀殞身後，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為他出專號以誌哀悼。北京大學教授楊丙辰撰文投登該刊，對徐志摩真備頗為激烈。當時文學副刊編輯為志摩生前好友吳雨僧（宓），雖刊登楊文，但附加按語為亡友申辯。後三年，雨僧又有輓志摩七律二首，文情兼茂，感人至深。其詩曰：

(一) 牛津花國幾經巡，檀行雪菜仰素因。  
殉道殉情完世業，依新依舊共詩神。  
曾逢瓊島鴛鴦社，忍憶開山火焰塵。  
萬古雲霄留片影，歡愉瀟灑性靈真。

(二) 君亡三載我猶存，異道同悲付世論。  
碎骨紅顏知己淚，嘔心詩卷爪泥痕。  
名山路險輕孤注，情海冤深甚覆盆。  
離合是非都不省，明星燦燦遠天繁。

## 歪風颺過破鏡成鱗

陸小曼的父親陸定（建三），原籍江蘇武進，是前清舉人，因其時廢除科舉，於是就東渡日

本，入帝國大學攻讀，為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門生。小曼則畢業北平法國聖心學堂，中西文學均有優厚根基。如論家世與她本身條件均稱不錯。

小曼的前夫王廣（受慶），畢業清華大學後，即留學美國，入普林斯敦大學，精研哲學及英文、德文、法文。畢業後復考入美國頗富盛名的「西點軍官學校」。

王廣在西點與曾任美國總統的艾森豪為同班同學。當年西點軍校同班的一百六十四人之中，艾森豪名列第六十一；而王廣的學術成績均在艾森豪的上之又上之前茅；因此，甚邀美國籍同學的青睞與欽佩。

王廣回國後，任職北方政府陸軍部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，王廣隨中國出席巴黎和會全權代表赴法任上校武官，對當時的會議獻策頗多。返國後，他對外交部的長篇文件，又時有翻譯，故社會人士都讚王廣為「文武全才」。

由此可知，王廣與陸小曼結合應屬郎才女貌，珠聯璧合。誰也想不到王陸日後竟會演變成破鏡成鱗，惡夢深愁的悲劇！

方在王廣的家庭發生風潮時，孫傳芳的五省聯軍總司令部又請王廣擔任參謀長。但為時未久，王廣即掛冠而去。

國民革命軍揮戈北伐時，王廣任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部砲兵指揮官及鐵甲車隊司令，在平漢路作戰，發生很大的威力。

民國二十一年（西元一九三二）「一二八」事變，日軍侵略淞滬，王廣率稅警總團與十九路

軍協同作戰。當時盛傳王廣因赴租界飯店候晤其下堂妻陸小曼，致隨身攜帶之軍用地圖為日軍搜去。事後燕京大學史學系教授鄧文如（之誠）為長詩紀其事，有「汝自負人人負汝」及「纔知女寵原禍水，破國亡家皆由此」之句。

全詩尖刻諷刺徐志摩與陸小曼，不留餘地。吳雨僧又為文為之辯解，謂離婚未為失德，滬戰全局之勝負，與此區區一普通軍用地圖之被奪無關云云。志摩九泉有知，亦當聊以自慰矣！

陳定山先生在「春申舊聞」裏說：

「……一二八事變，我們軍隊打得很好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們的砲位，忽然全被敵軍打中，我正去看小曼，只見她和瑞午站在露臺上，看開北大火，燒得滿天全都紅了。後來謠傳，却說王廣和小曼在白渡橋外灘，麗查飯店相敘，王廣有一張軍事地圖被敵人劫去了。其實，小曼一步也沒有離開過四明村，我能保證，這的確是謠言。……」

無風不起浪，這一股歪風又是如何颺來的呢？值得推敲！

民國二十六年（西元一九三七）七月七日，盧溝橋事變爆發，王廣矢志共赴國難，任兵工署昆明辦事處處長。

就在到昆明任職前頃，他在香江又行合巹之禮，新婦姓陳，名字不詳，曾為王廣生下一子一女。子曰王興安，羈身大陸，女曰王盛宏，畢業臺灣大學醫學院護理系。

民國三十一年（西元一九四二），我重慶國民政府派軍事代表團赴美，熊式輝任團長，徐培



根與王廣等為團員，乘機飛美，在中途，王廣宿疾復發，留開羅醫治。詎料天心難測，絕命非洲異域。盟軍以軍禮葬王廣將軍於開羅英軍公墓。

### 下堂妻有個好歸宿

徐志摩元配夫人張幼儀，大陸變色後避難到香港，居住在藍塘道，與中醫蘇季子為樓上樓下之隣居。時為民國四十二年（西元一九五三），幼儀在香港，已住了三年多歲月，自己往日事業，已付諸東流。她的年齡已屆五十有六，是的，確確到了暮境了。

蘇季子當時的年齡是五十有三，比張幼儀還小三歲，攜數子歸居，談吐風雅，不失為多情種子，與張幼儀上下樓居住，誠所謂「孤男寡女，同病相憐」。因此，在季子甫遷入時，蘇張就相互有了好感。雖非一見鍾情，但也一往情深，誠然如記者所云：

「……而一室之內，其樂也融融，其溫暖無殊家人，蘇醫生因兒輩穿插其間，故與張女接近之機會也益多，時日積久，遂不覺由傾慕而生情愫，且在不知不覺之中，雙雙深墮於愛之深淵矣。」

張幼儀於再婚前頃，曾分函張君勳、張嘉敏及其僑居美國的獨子阿歡徵詢意見。除張嘉敏對她再婚事不欲置詞外，張君勳和她的兒子均有覆信，那兩封信，誠所謂情文並茂，傳誦一時。

張君勳的覆信，是希望張幼儀自決的。他說：

「……兄不才，三十年來，對妹孀居守節，

課子青燈，未克稍竭棉薄。今老矣，幸未先填溝壑，此名教事，兄安敢妄贊一詞？妹慧人，希自決。……」

張幼儀致其子阿歡的書信，中略謂：

「爾在美國，我在香港，相隔萬里，晨昏誰奉？母擬出嫁，兒意云何？」其子得母信，知母意所在，立刻欣然覆信。信云：

「……母孀居守節，逾三十年，生我撫我，鞠我育我，劬勞之恩，昊天罔極。今幸粗有樹立，且能自贖。諸孫長成，全出母訓。當年繞膝，今日留學，繼志述事，母忝所生，門第中興，此其時矣！不幸大盜移國，中原瓦解，雞犬不安，骨肉分離，迢迢萬里，難以團聚，移民限制，寸步難行，板輿迎待，渺不可期，每一念及，寸心若碎！去日苦多，來日苦少，綜母生平，殊少歡愉。母職已盡，母心宜慰。誰慰母氏？誰伴母氏？母如得人，兒請父事。……」

張幼儀得其子之覆信，衷心欣慰，深喜其子之孝心。於是，她和蘇季子的終身大事，便水到

渠成。

張幼儀攜蘇季子，於民國四十二年（西元一九五三）八月初旬，由香港飛日本東京，假東京某大飯店舉行結婚典禮。

當時張幼儀的再婚，曾經轟動了香港、東京和臺灣。其原因在於張女士係詩人徐志摩的元配夫人。

### 小曼毀人賠上自己

據說陸小曼的確美麗又狐媚。因其美而媚，故顛倒不少衆生。其成名在此；其也因此而毀滅了徐郎和自己。歲月不饒人，等到人老珠黃，她的價值自然是大大地低落了。

徐志摩的元配夫人張幼儀女士，早歲不幸被負心郎遺棄。先則「破鏡成鱗留碎影」，「孤夢深悲未有涯」；再則「孀居守節，課子青燈」，詎料黃昏竟碰上遲來的第二個春天！「孤男寡女，同病相憐。」「而一室之內，其樂也融融。」誰謂蒼天無眼睛，造化不公道？！

### 中外文庫

## 詩聯新話

謝康博士著

定價柒拾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、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極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沖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。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